

古朴的钟鼓楼

葛亮

温暖,随意逛逛,和铺里店员闲聊两句,心情也随着轻快。

我喜欢在那些胡同里遛弯儿。灰墙灰瓦大槐树,小店总藏在胡同深处,大都是杂货铺,什么都卖,零食玩具,日用百货,瓷罐的酸奶,橙汁汽水,让嘴巴和心里都甜美起来。在胡同里边边走边吃,抬头就能看见古朴的钟鼓楼。

钟楼由淡褐色砖石搭建而成,黑色的屋顶,绿色镶边,肃穆淡雅。其中的大钟,雄浑庄重。铜钟铸于明朝永乐年间,纹样精美,撞击时声音浑厚绵长,“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登上钟楼,仰望巨钟,仿佛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震耳轰鸣;闭眼想象,仿佛还能看到永乐年间繁盛的街景。

鼓楼则是红墙绿瓦,廊檐下满是精致的彩绘。夜色中,鼓楼披上金红色的“灯光披风”,仿佛深藏繁华市井中的古老宫殿,耳边又响起那清脆响亮的鼓声,明朗璀璨。钟楼和鼓楼,两座建筑物相守相望,像一对穿越时光之旅的老友,默默记录属于北京的时间,守护着生气勃勃的胡同。

我登上鼓楼,向南望去。左边是鼓楼东大街,小铺子里热腾腾的炒肝儿、档口里泛着金光的冰糖葫芦,这些我童年就爱的小吃一直都在,就是这个味儿!右边是什刹海和银锭桥,湖上的冰场又开了,红绿牌坊掩映之间,人们兴致盎然地在银白色冰面上滑冰、玩冰车,欢声笑语不断。

鼓楼的二层放置一面老鼓。这件传承自古代的旧物鼓面已破,鼓身伤痕累累,记录着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与曲折故事。在它旁边,还有二十五面新鼓,其中的二十四面代表着二十四个节气,剩余一面主鼓则代表着一整年。

古人对时光的解读实在浪漫,为一年中的节气变化都取了名字。从立春、雨水的万物萌动、草芽初发,到小寒、大寒的天凝地闭、落雪满城,二十四个节气里有时间,有万物,有人生。在鼓楼里,每敲响一面鼓,就有一段美丽的时节应声而响。“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两遍敲下来,总共是一百零八下,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候,再加上十二个月份,刚好一百零八下,一下不落,一段日子也不错过。咚咚锵锵,这是中国人吟诵的一首关于时间的诗。

时辰到了,击鼓表演开始了!穿着白布衫、扎着红腰带的汉子排成一排,按照老规矩敲起鼓来。有节奏的鼓声沿着廊檐传了出去,人们仿佛在这一刻穿越了古今,乘着鼓声游历于时光之上。

鼓楼里还有古代计时器展。这也是一座关于时间的小型博物馆,圭表、日晷、漏刻、时辰香……时间在这里有了声音,有了形状,有了香气。

我也置身于钟鼓楼的往昔时光。一更,夜幕初临,先击鼓,再撞钟,提醒城门关闭,人们回房安寝;五更,晨露初降,钟声与鼓声提醒守卫打开城门,恢复交通。待到天边露白,日光熹微,街面上渐渐有了行人,直至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北京这座古城真正醒来了!那时候,在这里生息劳作的百姓们,就靠这暮鼓晨钟记录天光的流逝。

千百年东升西落,云卷云舒,世事沧桑巨变,钟鼓楼巍然挺立,见证着老北京城的悠悠历史。

等到纯白落满人间,一床雪做的被子轻轻柔柔地盖过中轴线,将钟鼓楼和周边的小胡同、四合院融融地团在一起,满目山河,落花风雨。待到雪将化未化的时候,住在这附近的居民便会三五成群地走出来,在钟鼓楼广场晒晒太阳,踢踢毽子,或是牵着心爱的人,走过街边的小店铺,赏街景,聊心事。直至天边夕阳那红火里淌出一点金色,温温柔柔的余晖投在你身上,催促你快些返家。

在北京这样一座快节奏、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里,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人悠悠漫步,真是美妙!

每当白日将尽,倦鸟归林之际,仿佛总有穿越百年的钟鼓声在耳畔响起。钟鼓声温润而平和,就像那首歌所唱的:“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春秋冬与夏,沧海几千年。”

路。方竹喜阴喜水分,种下三四年后开始产笋,属于笋用竹,在这贫瘠的山地好养活。

方竹笋,经过清洗、整形、调味、消毒等环节,包装后便可进入市场。看起来白绿相间,细细嫩嫩,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浸着轻微的辣味,吃起来清脆可口。我在许多大超市里见过,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小吃。

兴文县还有中国巨黄竹之乡的美誉。原来,莲花镇有一个农民叫朱长华,从外地打工回来,在山上放羊,偶然发现了一丛与众不同的竹子——高大、粗壮、近实心、枝子少、叶子小。挖竹笋吃,味道鲜美、纤维

长,产量之高,是一般竹子的三倍。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把天然绵竹和这种硬头黄竹杂交,经历了许多次试验,终于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四川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将这种竹子称为“巨黄竹”。后来,朱长华流转了上万亩山地,建立起巨黄竹专业合作社,传授栽培管理技术。十年间,巨黄竹走出了兴文,走出了宜宾。

兴文县很多青年人外出打工了,收获时节竹子怎么办?向导说,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每年收获季节,县里组织在乡务农的村民组成伐竹队,规定砍伐竹子的标准,进行比赛,给获奖者颁发“农业技术员”的证

书和奖金。这样一来,大家的热情被激发,都爱上了竹子,想种出更多的竹子,把这翠竹长廊变成更有意思的风景。

忽然,前方的竹林中一座白色小楼若隐若现,我们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只见屋里摆满了竹制品,竹皮暖水壶,竹皮水杯,竹制藤椅等等。县城里还有个竹制品展厅,里面的竹制品超乎想象地丰富,拖鞋、竹碗、竹纤维毛巾,还有竹面、竹笋饼干、竹筒酒、竹笋泡菜等等。竹制品摸上去质朴柔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真诚。

我听到了一个新鲜的词:以竹代塑。这些年来,塑料制品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白色污染。想不到“以竹代塑”这个新鲜概念,在兴文做得有声有色。

兴文县成立了方竹研究院,和来自多地的竹企业签订了加工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可以看到,他们在竹产业上下了真功夫。我到过浙江安吉百草园的竹海,到过贵州赤水河边的竹海,如今来到四川兴文竹海。竹子,这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植物,如今也是乡村振兴的一员“功臣”了。

自从尼雅遗址为人们所知,村子也跟着出了名。不少人家新盖起砖木结构的房屋。凯撒尔的新房,用了粗粗的梁柱,整个厅房的炕上,都铺着漂亮的栽绒毯。这是他准备做旅游接待用的。

红旗村出了许多个遗址守护人,每个守护人都是好向导。靠星距测算的定位系统,在沙漠常常失灵。无论是骑马、骑骆驼,还是驾驶越野车,只要进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尼雅,都需要好向导。

和如今的向导一样,尼雅的古精绝人就擅长沙漠中的拨踪术。他们常常为来往于鄯善和于阗之间的使者担任向导或牧驼人,有时也为更远的龟兹和疏勒的客商提供服务,以保障贯通东西的丝路南线这一段的旅途安全。这片极易使人迷失的“死亡之海”,教会了精绝人这些本领。

凯撒尔的师傅买买提·库尔班,五十年前就在守护遗址。1959年,丰东汉夫妇合葬墓被发掘后,买买提和村里的其他几个人被文物管理部门选出来,每隔一周,进入尼雅遗址巡查。

每逢这样的日子,守护人都早早爬起来,带上充足的水、半风干的羊肉和够吃一星期的馕,骑着骆驼向遗址进发。通常,去时两天,回来两天。到达中心的佛塔处,再住上五六天。等替换他们的另一班人来了,他们才开始往回走。那时通信不便,家里人不知道他们啥时回来,甚至还会不会回来。寻宝盗墓的人有时突然出现在刮着昏黄沙的遗址中,把守

护人吓一大跳。

买买提当守护人时,尼雅还没有建保护站,守护人就在旷野中过夜。沙漠里的昼夜温差有时达到二十多摄氏度。夏夜,买买提和同伴就在又高又平的沙丘上睡觉。进入深秋,废墟的夜晚已非常寒冷。他们拾一些枯死的胡杨,在固定的红柳沙包旁,点一堆篝火,烤热沙子,然后把炭灰埋在沙子底下,在上面铺上半皮袄或者毡毯,人钻进去睡觉。开始还暖和,等到后半夜,沙子凉了,人常常被冻醒。早晨醒来时,毡筒都冻得立起来了,几小时后才能卷折。

凯撒尔二十九岁那年,第一次跟着买买提进入尼雅遗址。买买提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都传授给了凯撒尔。如今,凯撒尔也成了师傅,买买提的小儿子牙甫甫·买买提则成了他的徒弟。

最考验守护人的,是到达中心佛塔处的最后八公里路。这段路线,几乎没有标志性的参照物,没有死去的胡杨,甚至没有一丝声音,只有望不见尽头的流沙。凯撒尔的秘诀是捕捉枯死的红柳根。沙丘千变万化,但牢牢抓住沙砾的红柳根却很少变化。倘若连红柳根都消没在沙海中,凯撒尔就只能凭借沙丘的气息、颜色以及风和触觉来探索这段危险的路程。

植物的绝迹,水源的枯竭,使得到达尼雅遗址的路,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记得第一次进入尼雅遗址,凯撒尔一眼就认出了两千年前的葡萄园遗迹。这些黄沙中排列整齐的葡萄枯藤,让他感到惊讶又亲切。凯撒尔参与遗址考察活动时,知道了尼雅曾是生长着许多葡萄的地方,废墟中曾飘满了葡萄酒香。他想象着眼前这些葡萄枯藤也曾枝繁叶茂,和父亲老

尼雅的守护者

刘予儿

护人吓一大跳。

买买提当守护人时,尼雅还没有建保护站,守护人就在旷野中过夜。沙漠里的昼夜温差有时达到二十多摄氏度。夏夜,买买提和同伴就在又高又平的沙丘上睡觉。进入深秋,废墟的夜晚已非常寒冷。他们拾一些枯死的胡杨,在固定的红柳沙包旁,点一堆篝火,烤热沙子,然后把炭灰埋在沙子底下,在上面铺上半皮袄或者毡毯,人钻进去睡觉。开始还暖和,等到后半夜,沙子凉了,人常常被冻醒。早晨醒来时,毡筒都冻得立起来了,几小时后才能卷折。

凯撒尔二十九岁那年,第一次跟着买买提进入尼雅遗址。买买提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都传授给了凯撒尔。如今,凯撒尔也成了师傅,买买提的小儿子牙甫甫·买买提则成了他的徒弟。

最考验守护人的,是到达中心佛塔处的最后八公里路。这段路线,几乎没有标志性的参照物,没有死去的胡杨,甚至没有一丝声音,只有望不见尽头的流沙。凯撒尔的秘诀是捕捉枯死的红柳根。沙丘千变万化,但牢牢抓住沙砾的红柳根却很少变化。倘若连红柳根都消没在沙海中,凯撒尔就只能凭借沙丘的气息、颜色以及风和触觉来探索这段危险的路程。

植物的绝迹,水源的枯竭,使得到达尼雅遗址的路,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记得第一次进入尼雅遗址,凯撒尔一眼就认出了两千年前的葡萄园遗迹。这些黄沙中排列整齐的葡萄枯藤,让他感到惊讶又亲切。凯撒尔参与遗址考察活动时,知道了尼雅曾是生长着许多葡萄的地方,废墟中曾飘满了葡萄酒香。他想象着眼前这些葡萄枯藤也曾枝繁叶茂,和父亲老

至。几百公里外的春城,正赶上冷空气南下,冷风阴雨,急剧降温。而这里,这座叫勐腊的小县城,依然阳光明媚,温暖如夏。四季常青的植物,树林里的飞禽走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一种植物,成就了这片土地。1975年,龙脑香科望天树在这里被发现,这是我国存在热带雨林的一个重要标志,让国际学术界关于在中国南部是否存在热带雨林的争议就此画上句号。望天树可以长到八九十米高,傲然俯视身边的植物。植物学家蔡希陶曾激动地说:“谁说中华无热带,大好河山满金银。”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的北缘,是北回归线附近迄今仍保存有大面积热带雨林的地区,而勐腊县作为热带雨林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是镶嵌在北回归线上的一颗绿宝石。

无忧之城,纯“翠”勐腊。不用说在热带雨林中心区,即便在街道上,高大的棕榈树尽力舒展着它的枝叶,三角梅、缅桂花、凤凰花竞相绽放,无处不在的绿,提醒着你生命是如此的蓬勃热烈。

自然的气候也带来了这片土地上人的生气勃勃。这里的生活,有别于大城市的快节奏,这里是会呼吸的绿色丛林,是遍地的果园、带着山野露水的古茶园,是基诺山间小道上突突驶过的摩托车,是傣家少女的轻歌曼舞。

雨林地区也是河流密布之地,勐腊的水流有最终的归宿,那就是澜沧江。澜沧江上荡起大落的地形,赋予了河水不凡的气质。它咆哮、激越,在山谷间奔流,惊涛拍岸乱石穿空。只有进入西双版纳一带,它才真正安静下来,在温暖潮湿中流淌,在常绿阔叶林中穿行,变得辽阔、坦荡,如环状围拢的臂弯,静揽大地入怀。

河流经过之地,树木生长,村庄建盖,文明发展。澜沧江的支流南腊河沿岸,仿佛像从天地间直接生长而出,凤尾竹、望天树、跳舞草、大象、孔雀、佛寺、白塔、筒裙、章哈歌、象脚舞……自然的、人间的,各得其所。

在这里,传统和现代交融生长。傣家竹楼与现代建筑并行而立,民族服饰与外来时装争奇

斗艳,无论是人还是物,都自由舒展。家家户户如从前一样大门敞开,无遮无拦,随意进出穿行。

当地人说:“在勐腊,插根扁担都能开花。”香蕉、芒果、木瓜、菠萝蜜好像永不休眠,一年四季都在挂果。现代化的农业让这片土地焕发更大的活力。夜晚的火龙果地里,灯光闪耀,亮如白昼。当地农民说,用万盏灯泡照耀火龙果是为了吸引冬天的昆虫为火龙果授粉。果真,旁边没有灯泡照射的火龙果树,只长叶不结果,而灯光照射下的果树,枝头挂满果实。夜晚行车的外地人纷纷停车驻足拍照,成百上千亩连缀在一起的灯泡灿若星空,土地上如倒扣着另外一片星空,好不浪漫。

有人去远方追梦,青春年少远游他乡;有人坚守故乡,甘心老于林泉户牖,在青色炊烟中白了须发。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作为自然中的一分子,与天地万物共处,一呼一吸中体悟出诗意。这正是我向往的地方,是我喜欢的生活。

杂记

杂记

云之末端

李朝德

大地

中国美术馆藏。《寒林归樵》,作者胡佩衡,

我赶到四川宜宾兴文县,已是深夜。车子行驶到仙峰山半山腰,阵雨袭来,飒飒作响,隐隐约约看到路边成片的竹林,被树木隔开,竹随路转,一闪而过。

司机姓张,是本地人。他见我对窗外的风景感兴趣,便热情地给我介绍:这竹是楠竹,近几年引进栽种的。楠竹皮呈淡绿色,骨节粗大,劈开可以做扁担,做舀水的竹筒,或者盖房子。仙峰山因竹林茂密,气候凉爽,成为度假的好地方。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仙峰山上雾气缭绕,莽莽苍苍。沿山路走,就迈进了一片竹林。竹林密密匝匝,每棵只有指头肚那么粗,拥挤地长在一起。刚蹿出来的竹子保持着笋的模样,有半米高。兴文一年四季有竹,冬季挖楠竹笋,春夏挖巨黄竹笋,秋季就挖眼前的方竹笋。向导说:“这是方竹,你们用手摸摸,是不是四方的?”我们弯下腰,摸一摸,看竹子的外形是圆的,摸起来却感觉到竹枝有棱,还真是方的!

听闻,这座山上原来几乎没有竹子,政府引进竹业公司,给村民打开一条致富门